

四季恋歌
ijiliange

美好的样子

□王云

这个夏天热得出奇。或许因为闰六月,显得额外漫长。

那晚,窗外隐约传来沙沙雨声,心生欢喜。早上醒来,一片清凉。撑起伞,走进宛若江南的细雨中。漫不经心打量着周围,满是夏天的样子。

—

一家院子的黑色铁门上,自然舒展地相互依偎着大片丝瓜秧。黄灿灿的花朵吸饱了水分,在带着雨露的绿叶映衬下闪闪发光。三只成熟的丝瓜随意地从铁门上垂下来,大大方方地弯曲着身体,十分自洽。

一大簇凌霄花在拐角院落的竹篱笆架上开得火红而热烈。圆锥形的花序正朝向天空,像极了一个个快乐的小喇叭。我最早认识凌霄花是十年前在尼泊尔,喜欢极了它的昂扬向上。而凌霄花是本土花卉,早期的名字

叫“苕”或“陵苕”,形容美丽的女子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,以胡服骑射、锐意改革闻名的赵武灵王曾鼓琴而歌:美人荧荧兮,颜若苕之荣。不经意低头,门口一侧花盆里,一株辣椒已经成熟,带着红彤彤的欢喜。

拐了弯,这家的栅栏上爬满了绿茵茵的苦瓜藤。在黄色花朵后面,藏着一只只巴掌大的苦瓜,浑身布满了凸起的小山尖。

去年,爹在老院种了各种蔬菜,其中有十来棵苦瓜。日日精心照料,苦瓜生长旺盛。入了六月,苦瓜大丰收,自家根本吃不完,欢喜之余,爹就时不时地送给左邻右舍。我收到一个大纸箱,里面装着脆生生的苦瓜和绿皮上裹着白霜的丝瓜,新鲜之极。当天,这些蔬菜就上了餐桌。清炒的苦瓜隐隐带着一丝甜味,蒜香丝瓜没有一点儿土腥气。和爹视频通话,夸奖一番。爹乐得合不拢嘴,说:“过几天再给你们捎去一箱。”这边赶紧制止,这一时半会儿哪里吃得完嘛。爹说:“可以送给邻居们尝鲜啊!”自打娘走了,爹有段时间一直无精打采,整日就那么躺着,让人揪心。此刻,

看着古稀之年的爹从悲伤中走出来,精神百倍的样子,我们笑着应允。这一季,爹种的苦瓜又丰收了。

二

这家小院种着两株高大植物,靠近栅栏的是一大丛忍冬,院子里则是一株紫薇。

忍冬正盛开着,密密的绿叶衬托着团团黄白相间的花朵,花瓣垂须状。因为忍冬花初开时为白色,两三天后转为黄色,新旧花朵交错,所以又叫金银花。忍冬不仅模样好看,香味也持久,有“中药中的青霉素”之誉。

院子里的紫薇也竞相开放着,粉红色的小花朵一团团、一簇簇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,墨绿色的叶片几乎被花丛淹没。在古代,紫薇花也象征官职。《新唐书·百官志二》记载,开元元年将中书省改称为紫薇省,中书令称为紫微令。民间素有“门前种株紫薇花,家中富贵又荣华”的美好习俗,看出这是一户讲究的人家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亦有“忍冬清馥蔷薇酺,薰满千村万落香”的诗句,恰似眼前的诗意与生机。

又一座小院,一朵开得饱

满的红色蔷薇正从栅栏里探出头来,仿佛在跟路过的行人打招呼,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机记录下一朵花的独自芬芳。

一路走着,看着,欣赏着。你看,一户人家的花椒树几乎占了整个院子,一团团花椒的小果实已经泛着古铜色的光泽;主人精心打理的小院门前,花砖小径两侧遍开着山桃草,山桃草花茎细长,顶端粉白相间的小花朵,随意地朝着各自喜欢的方向舒展开来,一派慵懒闲适的模样;眼前这家的石榴树,青色的石榴果皮已经微微透出红晕;相邻的一个院子里,一株五彩苏格外醒目,锯齿状边缘是深绿色晕染着深紫色,向中间渐变为浓烈的粉红色;羽毛球场的边上,一个小院黑灰色的铁皮院门和围墙有一米多高,红色的对联和福字依然红得鲜艳,很有格调。

三

忽然一大片浓郁的绿色跳出来,这是我熟悉的中医姐家。那棵硕大的无花果树上,密密麻麻结满了鸽子蛋大小的无花果,正是青绿色的模样。这棵树打理得很好,每年,无花果红得发紫的时候,

姐总记得送我品尝。那年,我还专门写过《一棵幸福的无花果树》。目光穿过无果树后的栅栏,里面便是中医姐为人把脉的玻璃房,用古朴的竹帘围着。

中医姐比我大一岁,沉稳大方,气质优雅。几年前一次散步偶然遇到,不记得是谁先打了招呼,俩人一见如故。从穿衣聊到喝茶,从瑜伽聊到养生,约着看电影,约着看展,友情日渐深厚。后来看到总有人去找她把脉,我好奇。原来中医姐早年生意做到很大,却攒下不少病痛,她果断地选择了回归生活,医身心,亦助邻里。

走在步道上,道路略低的一侧积着一层浅浅的水,密密的雨滴落下,水面泛起一圈圈细细的涟漪,隐约还能看到近旁楼房的倒影,那个瞬间犹如一幅意境深远的油画。立秋了,难得这么用心地在小区里散步,眼前的一切无非是平凡的、日常的人间烟火气,内心却不由涌出无法言说的温情与感动。

时间就这样流淌,院子里的花和树,自然且美好着。

人间物语
Renqianwuyu

烧饼上的芝麻粒

□李存安

小时候,跟母亲去附近的集市,十字路口边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吊炉烧饼摊,常常让我眼馋得挪不动脚。那飘过来的浓浓的香气,使劲往我鼻孔里钻。

无奈地闭上眼,强忍着咽下口水,极不情愿地被母亲拽着走开。走两步,忍不住回头望望。母亲看到我实在馋了,便又倒回来,从兜里摸出五分钱,和气地递给打烧饼的中年大叔:“麻烦您一下,给孩子拿个刚打的烧饼。”那大叔乐呵呵地笑着说:“都是刚出炉的!你看,人多得拿不过来呢。”

母亲接过垫着草纸的烧饼,递给我,满是疼爱地说:“吃吧,小心烧饼里面的热气,别烫着。”

烧饼上腾腾的热气伴着烤熟的面香袭来,瞬间挑动我的味蕾。我迫不及待地

咬了一口,真香! 香里裹着碱面、茴香、芝麻、豆油交织融合的独特风味。真酥,含在嘴里不用咀嚼就像融化了,轻轻一抿就到了肚里。一阵狼吞虎咽,嘴角边粘满了芝麻粒,伸伸舌头,把芝麻粒舔进嘴里,又细细品嚼一番。母亲拉着我走远,那酥香仍在齿间萦绕。而那个吊炉、铲子、叉子,还有打烧饼师傅的背影,却成了难以忘却的素描画,镌刻在稚嫩童年的记忆里。

此后的日子,能吃上一个热腾腾又酥又香的烧饼成了我时常的渴望。

秋后的夜里,天上的月亮圆圆的,亮亮的,像一个烧饼,只是没有热气。

“月亮里有故事,有玉兔,有嫦娥。”一位老人说。

“烧饼也有故事。”村里见多识广的白胡子爷爷接口

道。他吸了口旱烟,慢悠悠讲起:很早以前菏泽这边没有烧饼,一个偶然的机,一个做面食的师傅把一团面团失手掉进了火堆里,沾满了灰烬和火星。他有了舍弃的念头,便放弃不理。待了一会,锅下传来香气,面食师傅好奇地拿出来,吹去灰烬,看到焦黄的面团,吃了一口,又酥又香,于是想到用吊炉把薄薄的面团上下烘烤的方法。这便是最初吊炉烧饼的雏形。

后来,烧饼做法不断改进,风味愈加独特。

前些年一个雨天,我和妻子打着伞走在沿海城市的街上。“你看,那里有一个菏泽吊炉烧饼屋!”妻子又惊又喜。

“难得遇到老家的吊炉烧饼,买两个尝尝吧。”接过妻子递来的烧饼,传递过来的不仅是温度,更是一份沉



甸甸的家乡情怀。饼面上密密的芝麻、瓜子仁、花生仁和饼心佐料的香交织在一起,交织成缠绕心头的乡思。

歇班的时候,妻说:“今天孩子在家,咱们去吃烧饼吧。”

一家羊肉汤馆里,看着妻和孩子们幸福地吃着烧饼,喝着羊肉汤,我的心里像是塞满了糖块那样甜滋滋的。原来,幸福那样简单,不必是奢侈的饭店,不必是丰盛的菜肴,只是有几个又酥

又香热气腾腾的烧饼就已足够,如果再来一碗正宗的菏泽羊肉汤,那就更加完美。

烧饼上满是芝麻,比夜空的星星还要多,那升腾的热气,不仅增添了手心里的温度,还加持了一个中年男人对烧饼的情怀。那芝麻香里有母亲的疼爱,有白胡子爷爷的故事,更融入了我们一家子浓浓的爱。

思念,可以很小,小到如烧饼上的一粒芝麻,芝麻粒上的香味,让我沉醉。